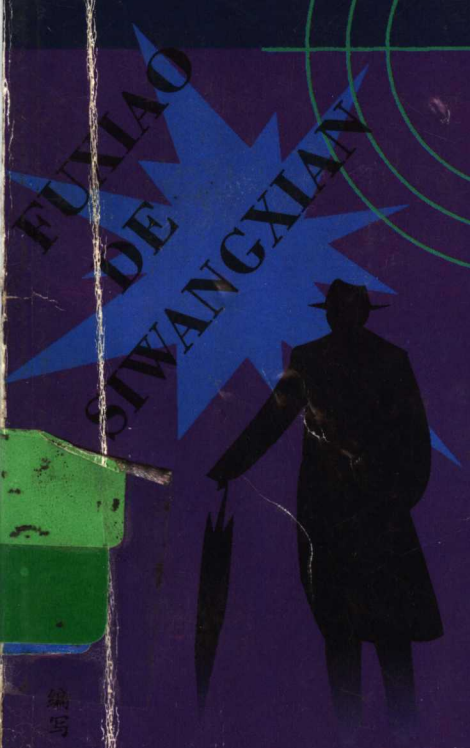


拂晓 的 死亡线



世界**侦探**
故事大观

GUSHI
DAGUAN

拂晓 的 死亡线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世界侦探故事大观
拂晓的死亡线

查洪雯 等 编写

刘斌昆 插图

陆震伟 装帧

责任编辑 马天宝

美术编辑 张志文

责任校对 王 曙

技术编辑 王竹清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邮政编码 2000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排版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8.5 插页 4

字数 174,000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5,000

ISBN7 - 5324 - 3423 - 0/I·1435(儿)

定价: 12.00 元

拂晓的死亡线

编 者 的 话

侦探文学,以它曲折离奇的情节、逻辑严密的推理、层出不穷的悬念、出人意料的结局以及丰富多彩的知识而见长,历来受读者喜爱。自从1884年美国作家爱伦·坡发表《毛格街血案》以后,这种文学样式的作品,像雨后春笋一样,在世界各国的文坛上纷纷涌现,为此也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侦探文学作家,其中英国的柯南·道尔和克里斯蒂、比利时的乔治·西默农、原苏联的阿·阿达莫夫、日本的江戸川乱步等比较著名。大作家们的作品脍炙人口,数量又浩如烟海,谁也无法读遍,为此,我们选编了这套《世界侦探故事大观》丛书(共四册),能使你花最少的时间和精力,读到世界上最好最多的侦探文学作品。

本丛书收作品100多篇,题材广泛,有各种流派。这些作品,大多是名家的名作,基本反映了当今侦探文学的概貌和水平,现经儿童文学作家们的改写,使故事更为集中,情节更为紧凑,文字更为生动,更富有艺术感染力和教育意义。

目 录

〔美国〕

- 拂晓的死亡线·····(1)
博士之死·····(13)
神秘的木刻人·····(19)
高层旅馆杀人案·····(29)
不可思议的凶器·····(32)
雪夜车祸·····(36)

〔英国〕

- 三十九级台阶·····(41)
魔鬼之足·····(52)
涅墨亚的狮子狗·····(61)
羊圈里的手枪·····(68)

〔爱尔兰〕

- 绿色王国的军火案·····(72)

〔原苏联〕

- 一篇没有涂改过的作文·····(81)
法医宿舍的枪声·····(85)

〔法国〕

- 占星术的启示·····(93)

纳粹幽灵·····	(99)
[瑞典]	
还击·····	(104)
大侦探小卡莱·····	(115)
[荷兰]	
暗杀·····	(125)
[波兰]	
一桩手枪案·····	(134)
[中国]	
“黑脸膛”大捕快·····	(144)
真假凶手·····	(151)
圈套·····	(157)
“黑塔”探案·····	(161)
白纱巾·····	(168)
意外的凶手·····	(179)
宝剑出鞘·····	(188)
[马来西亚]	
迷濛的海峡·····	(200)
[泰国]	
刑警与罪犯·····	(210)
令人置疑的结论·····	(218)
[日本]	
追捕·····	(225)
显灵的照片·····	(239)
迷人的幌子·····	(247)

[埃及]

失窃的密信·····	(255)
------------	-------

拂晓的死亡线

[美] 威廉姆·埃利修

送走最后一个顾客，时间已经是午夜十二点了。布丽克离开紫罗兰餐馆，拖着沉重疲乏的脚步往宿舍走回去。远离故乡衣阿华，远离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来到这繁华的大都市纽约已经整整半年了。半年来，她就像一架机器似的不停地在餐馆里打工、当招待员，每天都累到筋疲力尽回家，这一切仅仅是为了想当一名歌手。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极了。她只希望尽快能再多赚一些钱，早早回到故乡，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去。

午夜时分，这条小街已经没有了行人。布丽克孤身一人在街上行走。突然，从路边的黑暗中闪出一个醉醺醺的男人，一边吹着口哨，一边朝布丽克靠过来。布丽克担心被他缠住，便一闪身绕过他，快步逃走。不料这家伙赶上来，把一只毛茸茸的手搭在布丽克的肩头，喷着酒气说：“只……只要和我玩……玩一会儿……”

正在这紧急关头，忽听“通”的一声，醉鬼的下巴挨了一拳，倒在了地上嗷嗷叫。随即从一棵树后走出一个青年，挥着拳头对醉鬼说：“再敢胡闹，就让你好看，滚！”

醉鬼悻悻地溜走了。布丽克打心眼里感激这位拔刀相助的青年，边道谢，边问他的姓名。

“我叫威廉斯，”青年微笑着说，“是从故乡衣阿华州的古兰福尔兹镇到纽约来的。”

“衣阿华州的古兰福尔兹镇？”布丽克听了，激动得几乎叫起来，是自己的同乡！而且是同一个镇的，太巧了。然而她马上又开始怀疑起来，也许他是故意这么说，让自己和他亲近？为什么深更半夜还不回去睡觉？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一连串的疑问在布丽克的脑子里打转。她决心试探试探这个自称威廉斯的青年。

布丽克把关于古兰福尔兹镇的情况以及镇上的几个有名气的人问了威廉斯，威廉斯对答如流，这才完全消除了布丽克心里的疑惧。她又惊又喜，这半年来，第一次在纽约遇见家乡的人，就像见了自己的亲人一样，布丽克就把自己为何来到纽约以及半年来的经历告诉了威廉斯。

“这么晚了，你为什么还在街上游荡呢？”布丽克有点怜悯地问。这一问，威廉斯有点紧张起来，他小声对布丽克说：“既然咱们是同乡，遭遇也差不多，我也不瞒你了。不过，请你让我到你的宿舍里去详细告诉你……”

进了布丽克的门，威廉斯便小心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很厚的一叠钞票放在布丽克面前的桌子上，大约有两千几百块美元。布丽克吃了一惊，问道：“哪来这么多钱？”

“从别人家里偷来的。”威廉斯眼里闪过一丝愧疚，然后把事情经过讲给了布丽克听。

今天下午，威廉斯在一个叫古莱布兹的商人家里干电工活。当时他在浴室里安装电线。当他用电钻凿墙壁时，正好看见主人在书房里开保险柜。只见他拿出一件东西，关上门时，竟把保险柜的钥匙失落在地上。等古莱布兹离开

后，威廉斯便拾起钥匙藏了起来。由于自己来到纽约贫困潦倒，便对保险柜里的钱打起了主意。傍晚时，威廉斯见古莱布兹从家里出来，和一个年轻女郎坐上汽车出去了，显然是去参加什么宴会。于是在晚餐后，他便潜入古莱布兹的书房，用钥匙轻而易举地打开了保险柜，从里面拿走了这些现金。

威廉斯毫无保留地向布丽克坦白后觉得轻松了些，说：“做了这件事后，我心里一直感到惭愧不安，思想斗争激烈，想把钱归还给主人，但一直没有勇气，真痛苦极了。很可能明天早晨警察就会来抓我，所以我就茫然地在街上乱逛……”

布丽克听了，很同情威廉斯的处境。两人商量后，决定乘古莱布兹还没回家时，想办法把钱放回保险箱里，然后一起离开纽约，回到家乡去。

他俩招呼了一辆出租车，一直开到皇后大街七十号古莱布兹家门口。威廉斯让布丽克在外面等着，自己悄悄地再次潜入房间。

巡夜警察不时从这里经过，布丽克紧张得心里突突直跳，祈祷着威廉斯平安返回。不一会儿，威廉斯的影子从门口闪了出来。在路灯下，布丽克发现他的脸色苍白，浑身哆嗦着。

“发生了什么事？”布丽克惊慌地问。

“古……古莱布兹被……被人杀了……”威廉斯颤抖着回答。

此刻，他们意识到已经被卷入了一场凶杀案中。如果马上逃走，天亮后警察必然会根据现场留下的痕迹把威廉

斯当成凶手抓起来。现在只有追踪线索,把凶杀案弄清楚,抓到真正的凶手,才能在事实面前证明自己无罪,然后争取在天亮时赶上回家乡的汽车。两人商量已定,便勇敢地迎着危险朝凶杀现场走去。

威廉斯今晚是第三次摸黑来到古莱布兹的书房了。他和布丽克在黑暗中行走。当他们来到尸体跟前时,威廉斯打开了电灯,可怕的尸体吓得布丽克尖叫起来,她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嘴。

死者三十多岁,一身绅士打扮,像要去赴宴的样子。不知是什么缘故,现在他们的胆子突然变得很大,俨然像两个年轻的侦探了。他们解开死者的衣襟,发现胸前一摊血迹,是一个枪眼。四周找不到手枪,这说明死者不是自杀。而保险柜里的钞票文件和名贵首饰也一件都不少。接着他们在死者的衣袋里发现两张皇家剧院的票据、一些名片、一张照片以及钥匙和一些零钱。从演出时间推算,古莱布兹是在看完演出后回来被害的。那张照片上,他和一个女郎骑在一匹马上,背后署着女郎的名字:芭芭拉。威廉斯仔细一认,认出她就是和古莱布兹一起乘出租车出去的女人。她会不会是凶手呢?

又经过一番检查搜索,他们发现烟缸里有两个相对而放的不同牌子的烟蒂,左边撕开的火柴盒里有一枚茶色钮扣,屋里还留着香水味。经过推理,他们认为,现场有两个人来过,而且两个可能都是左撇子,其中一个可能是个女的,而男的则穿着茶褐色上衣。

于是,这两个年轻人信心十足地要根据这些线索去追捕凶手了。两人分头进行,并且约定早晨五点三刻前在这

座房子前会合，否则就赶不上回家乡的第一班汽车了。

威廉斯去寻找穿茶褐色上衣的左撇子男人。他对干这种大海捞针的事感到灰心，但一想到自己要被当作凶手抓起来，又只好振作起精神来了。

他首先来到一家昼夜服务的药铺。他想凶手杀了人可能会去那儿买镇静药。根据他提供的线索，药铺老板告诉他确实有个穿褐色衣服的男人来过，而且记得他脸上有血。威廉斯马上想到凶手会去医院，便又返身赶到附近一家医院的值班室查询，果然找到了这样一个人，但经过了解，这个人与凶杀案毫无关系。威廉斯失望了。

布丽克和威廉斯分手后，去找那个洒香水的左撇子女人。她先问了一个把车停在路边的出租车司机。司机说十二点左右有个金发姑娘，似乎是用左手付车钱的，手上还戴着一个金戒指。布丽克听了高兴极了，以为线索有了进展，便请司机把车开到女人住宿的地方。布丽克走上二楼的一个房间，找到了一个神色慌张的女人。那女人见布丽克突然闯入，以为她是警察，便拿起手里的毒药准备自杀。布丽克冲上去拦住她，要她赶快去警察局投案自首，谁知经过查问，这个女人是因为和丈夫吵架才准备自杀的，和凶杀案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布丽克也失望了。

威廉斯继续寻找着凶手。他推测凶手在杀了人以后可能会去酒馆喝酒，放松一下神经。于是他来到一家酒馆，刚坐下，便发现邻座有个穿茶褐色衣服的人，左手举着一只杯子，在东盼西顾。威廉斯警惕起来，觉得他很可能是凶手。这时，这个人起身走出了酒馆。威廉斯立即丢下杯子紧跟出去。走到十字路口时，那个人气愤地对威廉斯嚷着：“你

为什么老是盯着我？”说着便把左手伸进口袋。威廉斯立即想：他可能要掏手枪，便冲上一步，猛然抓住对方的右手，不料空荡荡的袖子耷拉下来，原来是个独臂人。这一下，威廉斯十分沮丧。

布丽克白白高兴了一场。为了重新找到线索，她觉得应该把古莱布兹的房间再搜查一遍。于是她又来到凶杀现场。进屋后，一切如旧，说明警察还没有发现此案。她在漆黑一片的屋里蹑手蹑脚地走着，虽然是第二次来这里了，但心里还是突突地跳得厉害。

她想顺着墙壁摸电灯开关，突然摸到了一堆软软的东西，有温度，接着这东西动了一下，原来是一个人紧紧地贴着墙站着？布丽克吓得魂飞魄散，尖叫一声：“威廉斯！救救我！”

“布丽克，别害怕，是我，威廉斯。”威廉斯压低嗓子抱住布丽克，安慰着。

听到威廉斯的声音，吓晕了的布丽克两脚一软，差点儿倒在地上。“我的心都快吓得蹦出来了，原来是你呀！”

两人同时回到这里，真是不可思议。“布丽克，你也没有收获吗？”威廉斯问道。布丽克摇摇头。

等情绪完全恢复了正常，两人便又开始商量如何进一步追查凶手，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就必须继续干下去。

他们重新检查了尸体和房间，没有找到新的线索。两人急得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这时，屋里的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该不该去接呢？布丽克急中生智，拿起了电话。那边响起了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古莱布兹吗？我是芭芭拉……”原来正是傍晚和古莱

布兹一起出去的那个女人。布丽克也用娇滴滴的声音回答：“古莱布兹先生已经睡了，你有什么事对我说好了。”

对方一听是个女人的声音，气鼓鼓地说：“好哇，我们刚从派克勒酒店出来，他就和你这红发妖精在一起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说完“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布丽克和威廉斯对望了一眼，开心地笑了。现在线索有了新发展，古莱布兹先生和芭芭拉小姐从剧场看完戏后又去了派克勒酒店，这里面还掺进了一个红发女郎。应该弄清这个红发女郎的身份，于是他们又对尸体进行了全面检查。结果在死者的鞋子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古莱布兹先生，送走你的女友后，今晚我们务必在你家见面，虽然你不了解我，我却十分了解你，我将有重要的话对你说……”布丽克嗅了嗅纸条，气味和那个火柴盒上的香水味一样，正是来过凶杀现场的那个女人。

“我们去找这个女人！”布丽克充满信心地说，“先去派克勒酒店，找红头发的女人！”

这时，威廉斯在浴缸旁边发现一张银行拒付的巨额支票。是一个叫霍姆的人付给古莱布兹的，恐怕因霍姆在银行无此存款，所以银行拒付。如果古莱布兹将此支票作为证据告到法院，这



个霍姆就可能坐班房。布丽克和威廉斯经过推理认为，来现场的那个抽烟的男人就是霍姆，他因欠了古莱布兹的债，就把这张拒付支票给了债主，而债主却想以此去法院告他，于是两人发生口角，霍姆便开枪打死了古莱布兹……

威廉斯在死者的衣袋里找到了霍姆的名片，他和布丽克商量决定，自己按名片写的地址去找霍姆，让布丽克去找红发女人，这两个人中必有一个是杀害古莱布兹的凶手。

威廉斯先给霍姆打电话。对方似乎非常谨慎，当他听说是个陌生人要把一张一万余元美金的支票还给他时，感到十分惊讶。威廉斯不愿把自己的身份暴露给他，只说是为古莱布兹先生代办此事。那个霍姆起先否认自己认识古莱布兹，接着详细询问了威廉斯的情况，威廉斯编了一套话搪塞过去了。最后霍姆约威廉斯十五分钟后在科兰巴斯广场旁的小餐馆柜台边见面，并说看到了支票后一定重重酬谢。

为了抓到凶手，威廉斯冒险答应了，并提前几分钟到了那里，等待霍姆到来。

再说布丽克在派克勒酒店门口一边徘徊，一边思考着。经过询问，服务员告诉她在十二点以前确有一个红发女郎向柜台借笔要写什么东西，据说她在欧文俱乐部工作。布丽克马上赶到欧文俱乐部，经过了解，果真有个红发女人在这里工作，名叫艾莉，不过，她目前住在康科德旅馆。布丽克转身又来到这家旅馆，服务人员告诉她红发女人名叫布里斯托，住在四〇九房间。当布丽克推开房门进去时，一个口里叼着香烟，横眉竖眼的红发女人出现在面前。显然，她很不欢迎布丽克这个不速之客。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往人家里跑，有什么事？快说！”这个红发女人很不耐烦地问。

“你认识古莱布兹先生吗？我刚从他那儿来。”

听到这个名字，红发女人脸色大变，瞪着惊慌的眼睛朝里面的浴室张望。布丽克警惕起来，也许她有什么同伙藏在里面吧？此刻，布丽克已经豁出去了，万一发生意外，她准备以死相拼。

房间里杂乱无章，一个很大的旅行包里塞满了东西，好像已经作好了随时逃走的准备。

“古莱布兹先生死了。”当布丽克说完这句话时，红发女人立刻站起来，走进了浴室。布丽克觉得有点不对头，她转眼看见床上有一张写着十七美元的住房账单，便偷偷把它藏在衣袋里。这时，红发女人走出浴室，显然她已和藏在里面的人商量过了。

布丽克故意把古莱布兹的死因乱吹了一通，以此来蒙蔽红发女人。红发女人盯着她问：“那么知道此事的还有谁？”

“只有你和我两个人。”布丽克镇静地回答。

突然，背后一双毛茸茸的大手卡住了布丽克的脖子。她张嘴要喊，就被一团毛巾塞住了嘴巴。随后，布丽克的手脚也很快被捆绑在椅子上，她的面前出现了一个满脸横肉的大汉。

“格里夫，你看怎么处置这个小姑娘？”红发女人问这大汉。

“这还用问？杀了她灭口！”大汉凶相毕露地说，“先灌她一杯酒，再把她推出窗外，这样警察就会以为她是喝醉了跳

楼身亡的!”

布丽克觉得今晚是必死无疑了，遗憾的是自己再也见不到家乡的亲人，见不到威廉斯了，想到这里，禁不住流下泪来……

再说威廉斯提前来到霍姆指定的那个小餐馆，不料，里面早有一个颇有风度的中年男子在等候他了。这个人自称霍姆，从外表看一点也不像杀人凶手。威廉斯坐下，霍姆给他倒了一杯酒。威廉斯怀疑他在酒里下了毒药，不敢喝，对方已看出来，便笑着把自己的杯子跟威廉斯换了，然后一饮而尽，威廉斯也跟着喝尽了杯子里的酒。

“这里谈话不便，到我的车子里去谈吧!”霍姆把威廉斯领进餐馆外的一辆车里，拿出二百美元递给威廉斯，“这些钱你拿着，把支票还给我。”

“你以为我是敲诈你吗?”威廉斯厉声说，“快把你杀害古莱布兹先生的动机说清楚!”

霍姆好像大惑不解的样子。“霍姆先生，别装样了，为了这张支票的事你开枪杀害了古莱布兹，你在现场留下的雪茄烟蒂和茶色钮扣都证明了你是杀人犯!快把你的臭钱收起来，跟我去警察局自首!”

霍姆好像越听越糊涂。这时，威廉斯突然感到头晕得厉害，仿佛天旋地转起来，耳边响着霍姆嘲弄似的笑声：“哈哈，我在你刚才跟我调换的那杯酒里下了安眠药，我知道你会起疑心，所以来了个将计就计，当然，支票我会拿走的，哈哈……”

威廉斯悔恨莫及，这家伙果然是凶手，不一会儿，他便昏倒在霍姆的汽车里。